



下乡担任“第一书记”的周晖。



作为一个公务员，周晖自认为“没有什么故事可讲”。去年4月份，他响应山东省委组织部的号召，到临沂市沂水县高桥镇马于方庄担任第一书记，开展抓“党建促扶贫”活动，如今已近一年。尽管眼前的周晖皮肤黝黑、讲起农村如数家珍，但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他此前从未在农村生活过。而对于这次下乡，他亦视为珍藏之旅。

“我想把什么事情都做好、力争极致。”周晖也坦言，自己“是一个很自信的人，也能把什么事情都做好、力争极致。”

周晖：磨砺方可见锋芒

本报记者 杨万卿

下乡,不只是过把瘾

与周晖约好采访时间，是在一个晴日的午间。按照约定时间，记者来到山东省财政厅，周末的中午人很少，各办公室的门大都是紧闭的。循着走廊拐了个弯，走道的尽头，阳光通过一扇被打开了的门洒到走廊。

这个唯一开着门的房间，就是周晖在财政厅的办公地点。见到记者比自己预想中来得早一点，他很不好意思地招呼道，“你先坐，我再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进行采访了。”说罢，擦桌子、涮拖把擦地，待烧开一壶水，这才擦擦手坐下来。

由于帮包村任务还未结束，周晖平时并不怎么回济南。一个月抽两个周末时间回趟家，时间也非常仓促。这次回来发现办公室已经遍布灰尘，所以便有了以上一幕。当开始聊到在农村的所见所闻，他才真正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说实话，农村确实不如想象中好。”一开口，周晖便实话实说，刚刚得知自己下乡的申请被批准后，他就高高兴兴走马上任了。“从没在农村生活过，更别提去工作了，刚到村里，感觉一切都很新鲜，田间地头到处跑。”周晖想想一年前的自己，也觉得有点好笑，从没跟农民打过交道，他在村里见到人就“大爷大娘”叫的热切，得到对方的回应，心里头很兴奋。“但真正进入角色后，发现当好第一书记并不是那么简单。”

周晖下乡所在的村是由两个自然村合并成的行政村，虽然是二合一，可人口并没有多少。“48%的人都出去了，剩下52%全是老人、孩子和妇女。”周晖告诉记者，这种村子有个学名叫“空心村”，村里有1400多人，而现在还留在村里务农，年龄段在20到40岁的青壮年，总共不到50人。

“农村要发展，怎么可以没有人？”周晖很快找到了农村贫困的根源，缺少青壮年就是缺少劳动力，就是缺少创新发展的源泉。加上老年人思想观念较陈旧，不喜改变，安于现状，想要普及新的发展观念特别困难。按照目前老旧的种植模式，平均每亩地年收成也就1000多块钱。尽管下乡的“第一书记”们努力帮助贫困村摸索新的种植模式，引进大棚和果树，但依旧无法改变缺乏劳动力带来的困境。

“农村发展需要带头人，也就是大户，为此，还得加快土地流转。”“需要耕种土地的科技人才，但不需要经营土地的商人”。周晖经过思考，得出了这个结论。农村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他一年的“第一书记”任职却马上就要结束。周晖告诉记者，自己肯定会继续申请下乡，因为他明白，“农村面临的不仅是脱贫问题，更是发展问题。”而下乡，更不只是过把瘾。

“我是一个有点自大的人”

在农村的话题一结束，周晖突然有点不知道下面要说什么。去马于方庄任职“第一书记”两个月，他在财政厅的工作就有了变动，也许是由于不常回济南，他对原本是自己分内的工作有点不知怎么说。

链接

一个公务员的理想与现实

周晖是一个典型的环境论者，固然带有自我的基因，也改变不了他骨子里的保守。在采访过程中，他多次跟记者提到，“环境决定一切。人若想有所作为，需要了解和适应环境。”身为公务员，纵使再张扬，他也不会忘本。周晖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状态：“在其位谋其政。”

他忘不了工作上拼命三郎的自己。“有两年时间，办公室工作压力非常大，我每天晚上睡前，都要像过电影一样，把当天的工作梳理一遍。想着想着，就睡不着了，很痛苦。这种状态应该跟你们年轻人现在常说的强迫症差不多。”2003年，较强的工作压力导致他身体免疫力急剧下降，身为过敏体质，得了慢性荨麻疹，去查过敏原，过敏原达到36种，包里常备病历和急救药，工作过程中有两次急救经历，都是从办公室直送急诊室。

但他也忘不了心中另一个自己。“上学的时候出门前我要做三件事：梳头、照镜子、擦皮鞋。你看，我在村里待得，现在连头发都不打理了。”在周晖心目中，自己也曾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希望能常常游山玩水，喜欢看书，喜欢跟家人腻在一起。“如果工作和家庭二选一，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家庭。但实际上，我因为工作又失去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机会。”

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”周晖拿这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：“在我内心中，无比渴望自由。”

“作为一个公务员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故事可讲。”在周晖眼中，公务员是一个行动大过描述的职业，只需勤劳办公，自身感觉没什么可说的。从工作经历看，周晖确实算得上是“顺风顺水”。20岁一毕业，从财政厅的办事员做起，25岁升职到副科级，28岁成为主任科员，36岁升副处，今年45岁的他，已经是个颇为年轻的正处级公务员了。

“这些经历都非常普通，如果说，我现在能够做到这个位置有什么特别之处，那也是由性格决定的，我是一个想把什么事情都做好、力争极致的人。”周晖坦言，自己“是一个有点自大的人”，无论做的如何优秀，在自己心里，那都是应该的。

周晖20岁毕业于山东省经济计划学校，令他一直“耿耿于怀”的是，他是高中同学中唯一一个中专生，由于自认为“出身低”、“起点低”，一度引起他极度的自卑心理。按照他的话说，自卑感比较强的人，自尊心也会强于旁人。因而他工作后毅然化自卑为动力，1991年通过成人高考考试，考取了山东经济学院会计专业的专科学历，三年后又获得了山东财政学院的本科学历，最终，他考取了大连理工大学的硕士学位。

在周晖看来，自己人生中的“短板”已经慢慢补齐，甚至强过旁人，原本的自卑心理理应消失。重新找回自信的他，也慢慢放开了自己的个性，张扬不失内敛，自己评价是“颇有些表现欲”。这与旁人眼中中庸谦虚的公务员身份有些不同，周晖也意识到这点，他说，“要么去改变自己的性格，要么去充实自己，给自己提供张扬的资本，我的选择是后者。”

在他看来，同一单位的人群，性格也是互补的，不可能都稳稳当当，也不能都较为激进。而他自己，更适合做一个队伍中“参谋长”的角色，喜思考，有想法，“自大”一点并无害。

每年都要流流泪

自我评价为有点“自大”的周晖告诉记者，平时自己有些情绪化，“我有很多同学，大都和我的工作没交集，有些同学很有思想，工作之余，我会经常和他们在一起，谈谈人生、聊聊工作，出现分歧热烈讨论，即使没有什么结果，自己的心情也会得到舒缓。”这是他解压的方式之一。

周晖还告诉了记者一个“小秘密”，他很喜欢找一些感人的电影电视剧来看，目的之一，是为了可以痛快地流流泪。

“我在村里的时候，一屋子人都在看电视剧《老农民》，有触及到我泪点的镜头，我任凭泪水滑落。大家都很意外，但我不觉得有什么。”每年，周晖都要“找机会流流泪”，哭上七次八次。”他说，人类被赋予了流泪这项功能，就不能白白浪费，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流泪好像成为了女人的专利，自己并不信这个邪，情绪发泄终究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。

除了不吝流泪，据周晖的同事评价，他还是一个笑点很低的人。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，周晖总是一副笑咪咪的样子，仿佛什么事都无法打扰他的好心情。对此，周晖的解释是，生而为人，不需要吝惜自己的泪水和微笑，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尊重。“烦恼人人都会有，但不要让它们成为你生活的主流。”



工作中的周晖(右)